

杜少陵詩分類集註

十

古
寄贈類
懷舊類
尋訪類
惠貺類
送別類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09

11

文庫 17
W109
11



010185191589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孝吉氏寄

刻杜少陵先生詩分類集註卷之十

錫山二泉邵 寶國賢父集註

同邑最木過 棟汝器父叅箋

三吳雲望周子文岐陽父校梓

寄贈類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崔評事公之舅氏時為羽軍帥屬官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颯定山桂低迴風雨枝
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為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知
官聯辭冗長行路徙歌危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



士詩集注

鄧喬刊

陰沉鐵鳳闕教練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
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
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群寇疑
冰壺動瑤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宜
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
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
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駟垂
比而賦也西極馬漢郊祀歌天馬來西極渥洼池
漢武得神馬處颯颯大風也定山當作鄧山蓋鄧
林多桂也西極馬鄧山桂以比崔公之才之美也

風雨枝選詩桂枝生直不宜低徊今桂所以低迴
者因風雨之故也以比崔評事美才而困於邊徼
小官也爾何為言崔如龍之正直而怪其屈於僚
屬也元戎節度使言崔雖屈而今亦有元戎之命
也辭冗長時王思禮為帥表請崔為幕職冗長不
急之務也徙歌危言不與當辟崔於公正之路也
主人謂王思禮也脫劍伍子胥嘗解劍贈漁父陰
沉言宮苑深邃也鐵鳳闕西京賦註圓闕上作鐵
鳳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教練羽林惜崔之官卑小
也朝侵早言天子多難視朝當侵早也仗數移言

困多難訓兵練卒所御非一處而數移雲臺之仗也應供給日支離言世不安寧故人心不親附也因封已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已封謂厚也或守雌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註人能去雄之強守雌之柔則天下歸之如水流入深谿也此言貪吏乘之以封已廉吏守之以柔克以美崔公之才能守雌而不封已也買駿骨即郭隗說燕昭王事得熊羆即呂望釣於渭水事活國文選孫楚與孫皓書愛民活國俗本多作治國非是拜壇古者命將授鉞以征此美崔公當蒞大位也動瑤碧瑤

美王名而碧色者尤嘉鮑昭詩清如玉壺冰此美崔公之清潔也失蛟螭謂寇盜就擒也諸彥集言元戎幕下英雄會集也渴賢言元戎為國求賢如渴也高選宜言崔不久當高擢也騫騰即升騰之意起於斯言崔之奮迅自此始也出矛戟戈兵白矛建於車長二丈矛戟皆兵器言崔必從武職也開鼎彝言崔必登廟堂也鼎如釜而三足者彝宗廟祭器注鬱鬯之酒曰彝老夫公自謂也霧一披言崔久屈必大伸也暗塵生鏡言久困也照西施言其遇也多人物言崔氏人物眾多也○公因舅

本詩集言 卷一
氏崔評事為羽林軍屬官故贈此詩言飄飄西極
之馬來由渥洼之池颿颿鄧山之桂低迴風雨之
枝我聞龍生性本正直道逢困屈爾亦何為今而
幸有元戎之命悲歌還為識者之知官聯冗長行
路款危脫劍主人相贈去帆春色相隨陰沉鐵鳳
之闕教練羽林之兒天子今朝侵早雲臺儀仗數
移軍應供給民日支離黠吏但知封邑公才唯自
守雌燕王從買駿骨渭老得遇熊羆活國名公尚
在拜壇群寇咸疑冰壺清動瑤碧遠水盡失蛟螭
入幕而諸彥咸集渴賢而高選皆宜騫騰超坐可

可致九萬程起於斯復進出夫矛戟昭然開夫鼎
彝會者之子必貴歎及老夫必衰豈但江決還思
霧披暗塵因古鏡而生拂匣由西施而照今吾舅
氏素稱人物濟濟暫垂困翮又何羞哉

贈裴南部

南部縣名今四川保寧府聞袁判官自來
欲有按問

塵滿萊蕪甌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
梁獄書應作秦臺鏡欲臨獨醒時所嫉群小謗何深
即出黃沙在應知白髮侵使君傳舊德以見直繩心

賦也萊蕪縣今隸山東泰安州范丹字史雲為萊
蕪令清貧自守閭里歌曰釜中生魚范萊蕪甑中
生塵范史雲單父琴呂氏春秋子賤為單父宰彈
琴不下堂而治知飲水鄧攸為吳郡守載米之郡
惟飲吳水而已不偷金後漢直不疑為郎有同舍
郎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買金
償後同舍郎歸金亡金郎大慙公輦指裴南部言
鏡欲臨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獨醒楚辭衆
人皆醉我獨醒黃沙在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
為圖即知休咎言來問袁判官必知其冤而官職

猶在也白髮侵言其負讒用心故易老也使君指
裴言直繩心言裴事既白方見其心如繩之直也
○公之故人裴南部被讒得罪遣袁判官按問公
初至閩故贈此詩言裴本居身清苦飯甑生塵橫
琴以治不尚嚴刑人皆知其止飲一水而保其決
不偷金胡乃遭讒而下獄幸遣袁判來鞫必知方
鏡之照臨平生雖獨醒而為群小所妬讒日加深
罪日益至今得撥沙明啓官必尚存何妨黑髮之
易白但願使君力傳舊德始見心事如繩雖遭小
謗亦何損於名哉

酬別杜二嚴武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私
夜鐘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斜亭謁俱承別館追
斗城憐舊路鍋水惜歸期峯樹還相伴江雲更對垂
試回滄海棹更妬敬亭詩祇是書應寄無忌酒共持
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
賦也堯典日太平之日也漢官時復覩漢官威儀
蓋謂肅宗克復兩京之後也風霜勁謙已不能立
功也雨露私自言感荷君恩也斜亭謁別館追叙
其相見相送之情斗城鍋水叙其別離之地敬亭

在宣城謝眺有敬亭詩巴山今在永平府末二句
懷杜嚴二公之深也○公與杜員外嚴節度俱為
莫逆之交故于其別也而酬贈以詩言獨逢堯典
之日再覩漢官威儀自恨未效風霜之節慚沾雨
露之恩鐘清夜戶漏拂曉旗因叙見二公而受款
深悲別二公之難歸斯時也雲樹依然而公棹欲
回竟為敬亭詩之妬徒有詩以相寄無忌持酒之
情故思公之心為甚切何知鬢毛之日衰而遙想
今日巴山之裏惟有猿聲清嘯以惱夢思馬耳
七言古

寄贈類

寄韓諫議

諫議名註好直言。天下事代宗不悅貶岳陽。註遂適意遊君山。棄人間事將為長往之計。故公思之。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賦也岳陽巴陵縣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之勝在今湖廣岳州府奮飛言不能奮翼而飛去也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美人詩人多以美人比君子娟娟美好貌隔秋水時公在夔州而韓在岳陽隔江水也鴻飛冥冥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簋焉冥冥幽暗貌言天之至高處天雨霜言秋景也選詩曉霜楓葉丹鮑昭詩窮秋九月落

葉黃北風驅鴈天雨霜玉京玉帝居也集北斗五
方各有斗維北極至尊為人君之象群帝如諸侯
三公之類三十三天之帝比於天帝為卑故稱群
帝翳鳳凰翳障也集仙傳仙人皆乘麒麟鳳凰龍
鶴大鳥是也芙蓉以荷花言楚詞搴芙蓉於木末
旌旗謂畫荷花於旌旗之上煙霧樂謂樂聲和諧
於煙霧之中倒影在日月之上反照故其景倒也
郊祀志登遐倒影瀟湘即湘江醉瓊漿楚辭瑤漿
蜜勺實羽觴華酌既陳有瓊漿羽人稀少楚辭仍
羽人於丹丘註羽人飛仙丹丘晝夜常明之處赤

松子仙人號神農時為兩師韓張良漢高帝用以
得天下嘗曰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
良足矣顧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乃學道辟穀帷
幄漢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
如張良慘傷傷其殘暴功臣也餐楓香欲解其糞
臭也神仙傳壺公命費長房噉溷臭惡非常長房
色難之留滯司馬遷之父談留滯周南不得與漢
家封禪之事發憤而卒周南自陝以東之地莫惜
猶云莫不傷惜之也應壽昌春秋元命苞老人星
治平則見見則主壽美人美德之人指韓諫議言

排詩集註
隔秋水謂韓在江之東北而已在江之西南故相
隔一江也貢玉堂謂諫議當貢舉之玉堂以輔天
子不宜徒居於此也○韓註貶居岳陽將有長往
之計公深惜而寄之也言今我不樂而思岳陽身
欲奮飛而病在床可憐美人遠隔江水濯足洞庭
以望八荒鴻飛而日月白楓赤而天雨霜玉京群
帝咸集北斗或騎麒麟蕙翳鳳凰芙蓉旌旗而煙
霧樂影動倒景以搖瀟湘星宮醉酒羽人離傍似
聞昔日之赤松子恐是漢世之韓張良昔隨劉氏
共定長安帷幄未改而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

與色難腥腐徒餐楓香雖惜留滯於周南終得仰
瞻乎南極明公際遇如此今也遂隔秋水不得相
逢焉得當道貢之玉堂以匡輔天王耶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
侍御

裴虬為道州刺史即大曆五年平臧玠者
時公在潭州而蘇侍御亦在潭州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
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耻作窮
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

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王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瀟
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
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
燕綠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聞塵濟世宜引英俊人
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
旨顏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
群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
黑白髮儼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
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魚商市市北
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

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
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
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
捐軀

賦而比也凡一束王价僻居遠郊一月之中得親
知書僅成一束但虛詞寒溫而已空煩眼力使人
厭接又倦回答古詩客從南方來中有尺素書寒
暄問晉王獻之與兄徽之搯之詣謝安二兄多言
俗事獻之寒暄而已既出安對客曰小者佳吉人
之辭寡也蓋落公自謂也舌存張儀從楚相飲相

亡壁門下意張儀盜壁共笞掠之。妻曰：子每讀書遊說，安得此辱？儀曰：視吾舌在否？妻笑曰：舌在。儀曰：足矣。三過讀王筠於書，三過五抄滄海珠。唐書：閻立本謂狄仁傑曰：君可謂滄海遺珠。崑山王言得裴書，勝珠之盈把，倚裴如崑山之玉也。世說：毛曾與夏侯玄並坐，時人謂蕪葭倚玉樹。百斛酒言步兵厨中貯酒數百斛也。瀟岸屬潭州，晝立夜坐，言得裴書而重有所思也。煩兒孫煩其侍立也。永嘉縣屬浙之温州，花映肉，言其形質之美也。軍符侯印，軍符則為節度使，侯印則封侯矣。漢文帝紀

註：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謂群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此皆謂裴作京兆守也。言道州負超逸之才，其視軍符侯印，取之若甚速者，豈終困於永嘉一尉哉？授鉞，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朝堂，聞意旨言裴當與此事也。期彌綸，以勉裴興滯補廢也。見大計。郭欽言：戎狄強獷，歷世為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世之後為患，宜及平吳之功，以復上郡。驚群臣。晉武帝顧謂劉毅曰：朕方漢

何如主對曰桓靈也帝曰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更僕禮記孔子對魯哀公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註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明公指裴言振謂振作也黑白髮言喜得書而愁去故白髮轉黑也蘇季子蘇秦也爾雅七世孫曰雲孫此言蘇侍御即秦之雲孫比如字看茅齋侍御草居楚老公自謂定王城漁商市俱在潭州時蘇侍御與公同在

長沙故常乘肩輿來與公聯袂也抱甕即漢陰丈人事亦隱几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喏嗒焉似喪其耦二人皆隱士也此公自謂云西第成後漢馬融為大將軍西第頌頗為正直所羞舊註引衛青治第事非是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之亂各矜其能於京師置大第者漢有東第北第西第皆因其地而言東山起班固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非指謝安起於東山也蛟龍公自喻漢末兵戈蜎起鹿門隱公嘆曰秋稔菽粟鳥雀甚肥而鸞鳳向悴焉又鮑宰云鸞鳳棲荆艾蛟龍蟄寒水此

言小人升騰而君子不見用也終旦死此言傷時
干戈之未息以引下句激昂二公致功名也須人
扶公自謂也付公等指裴蘇二君言平原君傳公
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捐軀致身也○公在
潭州見裴道州手札因遣興以呈蘇侍御也言客
久多枉友朋之書一月凡成一束虛名但問寒暄
泛愛不救困辱年老未是無心之人舌存耻作窮
途之哭道州手札今又復至紙長須作三過而讀
無須盈把明珠若倚崑山良玉撥棄潭州多酒蕪
沒瀟岸多菊使我細觀來書日立以煩兒孫夜坐

以費燈燭憶子初尉永嘉而去紅顏白面如花映
肉軍符侯印決取不遲紫燕綠耳快行甚速方今
尚飛戰塵濟世宜引英俊黎民愁痛會須蘇息夷
狄跋扈豈可逡巡授鉞築壇聞有意旨顏綱漏網
賴爾彌綸如郭欽上書以見大計若劉毅答詔以
驚群臣他日更僕語必不淺明公論兵氣必宏舒
傾壺簫管翻黑白髮儻劍霜雪必吹青春曾語季
子傑出雲孫侍御今居郭門老身亦寓漁市蘇乘
肩輿以來聯袂僕亦抱甕以獨隱几方是時也無
數將軍西第皆成顛爾二公東山聿起奈何鳥雀

苦肥於菽粟蛟龍反蟄於寒水不知鼓角何時而
休部曲陣前日死是以附書裴蘇此生全希提掇
致君堯舜付與公等早居權要以立功名使予得
賴其餘庥不亦幸哉

寄裴施州

按史裴冕廣德初充山陵使表李輔國親
昵術士劉烜為判官後烜坐法冕坐貶施
州刺史施州今湖廣施州衛軍民指揮使
司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相逢無此流金鐘大鑪在東

序冰壺玉衡懸清秋自從相遇更多病三歲為客寬
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
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
篋蟠銀鈎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
已失子孫憂後來况接才華盛

賦也廊廟具美裴有相材也潘安仁曰器非廊廟
姿在東序謂禮樂之所在詩鼗鼓維鏞大鐘曰鏞
書曰天圖河球在東序鐘鏞以言至和所自出東
陽位也東序堂東廡也冰壺言裴氣宇之清徹玉
衡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四岳書堯典羲仲羲

叔和仲和叔掌四岳之官明至理言堯建四岳以
共治天下謂能明治天下之至理也二千石漢宣
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此二句指裴為
刺史也白鹽山在夔州言施州則在白鹽之北謂
裴常在白鹽寄書來也迴光避錦皆言裴之美蛟
龍銀鈎言裴作字有勢而盤曲交連紫衣使者言
朝廷必遣使者來召裴也失子孫憂言倚裴之推
愛也才華盛言裴子孫才華能盛必又推愛已之
子孫無窮也○公蒙裴施州手簡累至而寄之言
裴施州有廊廟之具宿昔一見喜無此流又能文

之以禮樂氣宇之清明自從相遇百病漸減三歲
為客邊愁盡寬如四岳之明至理為郡守之能分
憂又蒙幾度寄書羔裘遠贈其裘之美真能迴光
避錦其字之佳誠似蛟龍銀鈎吾知使者必奉辭
來此以謝為政之美吾雖年老有君可憑近足以
失子孫之憂遠足以沾君後之惠豈容不稱謝乎
哉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成都咸陽兩縣皆屬長安咸誤作華也是
詩公在長安時作

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
悲。杜陵野老骨未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
凍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
與時異。况乃踈頑臨事拙。饑卧動即向一句。弊裘何
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賦也。赤縣十洲記。神州赤縣。天子帝城也。杜陵屬
長安。古杜伯國。漢宣帝葬此。因曰杜陵。公所居也。
杜陵野老。公自稱也。南山豆苗。楊惲詩。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
貴。何時陶淵明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南山

青門俱在長安。項領詩。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註。項
大也。猶所謂大頸也。聯百結。董京威衣百結之衣。
此老公自謂也。淚垂血。左傳。申包胥。淚盡而繼之
以血。○天寶間。公在長安。而作言。帝城官曹盡擁
材傑。乘肥馬。衣輕裘。方當冰雪之天。長安悲于苦
寒。野老骨凍。將折。南山豆荒。瓜地亦裂。兒童之頸
領咸肥大。臣之往來。暫絕。自然畏寒。遂與平時頓
異。况乃踈懶臨事。益拙。饑卧動經一句。弊裘如衣
百結。君不見。日向晚。時寒威尤甚。此老畏寒。豈不
吞聲以泣血哉！

君不見簡蘇侯

大曆元年蘇侯摧頽太甚故公以棄池折
桐為比而贈此詩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
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
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
魍魎兼狂風

興而比又賦也摧折桐異苑載吳平在勾章州門
外忽生一株青桐上有謠歌之聲平惡而斫之其
後桐自遷立於故根又聞歌聲曰死樹今更青平

以為琴瑟事始定古詩蓋棺事乃已言死而後止
也劉毅曰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便混群小中蓋
棺事方定矣成老翁魏文帝與吳質書已成老翁
但未白頭耳憔悴指蘇侯言霹靂鮑休清溪賦霹
靂破石狂風驚林○公簡舊友蘇侯之作言道傍
之池雖曰舊水人所共棄也而不知一斛之深蛟
龍藏焉摧折之桐雖曰死樹人皆以為薪也而不
知百年之材琴瑟中焉用此為興以比蘇侯今雖
與世相違然有才無命終有得遇之時故又申告
之曰丈夫事業蓋棺始定今君未老而有隱遁之

情山谷之中誠不可處風雷得以震蕩其心胸
颺得以惶惑其志意為此言者正以勉其顯拔而
立身行道也歟

寄岑嘉州

岑嘉州名參時為嘉州刺史嘉州今四川
嘉定州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
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
自踈謝眺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嗟泊船秋夜
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

安雙鯉魚

賦也無素書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章
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顏色江淹詩願一見顏色出
守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謂岑守嘉州也外江接
一統志一渠由永康過新入成都府謂之外江
一渠由永康過郫縣入成都府謂之內江縣西五
里自洛口分支經漢州謂之中江三江皆與嘉州
岷江相接者三峽即夔州之巫峽西陵峽歸峽也
謝眺字玄暉長於政治善詩詞羊蓋曰謝公篇什
舉無塵俗氣韻自可佩誦足有開發馮唐代人即

文帝輦過問唐事公之言此亦以自比必待人吹
嗟可也經春草公初至雲安是去年秋至今年春
見草青故曰經也青楓楚地之木王除朝廷堦除
也此言卧病於楚地限隔廷除不得常見君王也
雙鯉魚鯉魚能傳書信謂之贈者即寄此書也○
公與岑參有舊至雲安而欲望其汲引也言不見
故人已十餘年不道故人無尺素書願得相逢於
遠地豈意出守江城之居與外江三峽相接斗酒
新詩日覺疎隔今岑詩篇果如謝眺而真堪諷誦
嘆已衰老可並馮唐而聽岑吹嗟今予舟泊雲安

再經草綠抱病楚邦限隔王除自慚眼前所寄可
選何物不過贈子雲安雙鯉魚而已

五言古

懷舊類

昔遊

天寶十一年公與高李同遊於單父臺故
叙其事如此

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
桑柘葉如雨飛藿共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
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

杜詩集注

卷八

十九

王春

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
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
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頽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盃
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
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疑呂尚封國邑傳說已鹽梅
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回龐公任本性攜子卧蒼苔
賦也高李高適李白也單父今山東兗州府單縣
是也單父臺公與高李同登者寒蕪際言草荒盡
也碣石山在北直隸永平府海邊公昔同登是臺
眺望山東之地沃野萬里遂叙其地豐富如此自

祿山反於山東風俗凋弊傷今不如昔遊時也葉
如雨桑柘所以養蠶葉潤澤如雨則蠶盛也藿乃
葵藿人食嘉蔬以藿為賤藿大豆葉生子隨風飛
蓋言蔬菜厭飫有餘故也寰宇舉天下而言此言
開元之際天下富庶山澤河湟之賦府庫充積不
可勝計思滅胡時任蕃將立邊功也望三台指宰
相言將帥指安祿山言時邊帥有帶平章事者祿
山以求宰相不得而遂反駕馭指明皇不能駕馭
祿山也幽燕北方之地盛用武時安祿山擊契丹
無寧歲也陵蓬萊陵侵也時運江淮租賦以給幽

燕之師自蘇州海運以至北方必由蓬萊而往者也蓬萊在山東東海中肉食富貴之士言虛養肉食之士三十萬及社稷災變無一夫委身為朝廷者青歲猶言青春市駿骨即郭隗買死馬骨以五百金事龍媒良馬以喻尊士之賢者將必得真賢也商山指四皓言議得失以安太子為得也蜀主劉先主也脫嫌猜言天子能含忍故得免曹操之猜疑也呂尚姜太公也封國邑封於營丘號曰齊鹽梅商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謂傳說為輔相也景晏謂時將晚也去低回謂水鳥皆歸淵明歸去

未辭鳥倦飛而知還蓋亦此意任本性龐德公攜妻子隱於鹿門山攜妻子卧於草野之中任其好隱之本性也○大曆元年公在夔州感古傷今而作言昔同高李登于單父之臺極目觀瞻風雲萬里但見桑柘葉潤如雨飛藿滿于目前情思無限不勝徘徊當時清霜凍合于大澤禽獸亦有夫餘哀是時天下太平民稠物盛克勤克懋寰宇豐亨猛士咸思滅賊將臣胥望三台何奈君王無所顧惜任將不盡其材以致禍起蕭牆幽燕用武供給遂使勞哉吳門遠致粟帛海運經及蓬萊肉食者

雖多而射獵者無用園林不如少年之日無復樂
與故人銜盃今賦詩自遣清淚獨流當此亂世重
憶賢才吾王在上能如燕昭之買駿骨莫恨天下
竟少龍媒果爾撥亂反正商山有人自議得失蜀
主必能解脫嫌猜呂望必封國邑傳說必調鹽梅
今見空山日暮鳥倦知還余亦欲效龐公之任本
性笑攜妻子隱卧蒼苔可也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司戶官名唐文獻通攷開元時在府為戶
曹叅軍在州為司戶掌戶口籍帳婚姻田

宅雜徭道路之事鄭十八即鄭虔時公在
秦華間作此詩以懷之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昔如水上鷗今如冢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
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
從來禦魑魅多為才名悞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
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
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回互
賦也天台山在浙江台州府三江謂錢塘江揚子
江吳松江公時在秦故言天台隔三江也無晨暮

言風浪日夜不息也不識路六國時張敏與高惠
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
道即迷不知路水上鷗言其浮遊於水任意所往
也置中兔言制伏不容他出也狂顧亂望也蘇曰
周然悲辛眩旋時復狂顧獨一脚一足曰夔魍魎
也瓊蛇大蛇也重百斤禦魍魎左傳舜流四凶投
諸四裔以禦魍魎魍魎山林異氣所成能為人害
者才名悞鄭公不拘小節故為人嫉惡而貶為司
戶也夫子指鄭公言嵇阮流謂嵇康阮籍亦放曠
之士為世俗所惡也海隅台州去海只三十里在

海之東南隅眼暗髮白皆言其愁苦故易老也黃
帽青袍皆隱者服飾折腰具言黃帽青袍豈事小
人之具也一杯酒沈休文詩平生少年日分手易
前期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故人遇古詩瀟湘
逢故人莽回互莽草莽也言廣遠無憑之貌○公
以鄭虔被誣坐貶思不能已而作言天台遠隔三
江且風浪日夜不息遙思鄭公縱得歸時老病應
不識路嗟嘆公在平時如鷗之浮遊水上今則若
兔之困厄置中性命由於他人悲辛寔難狂顧夫
何山鬼瓊蛇呼號城下歲時共誰暫消遣耶從來

禦魑魅者咸為才名所悞且夫子賦性又同阮嵇
故為時人所誣今也幸貶海瀕身為卑官眼昏髮
素本是踈散之人豈可反為逢迎之具不知平生
一杯美酒何時得與故人相遇而飲是以南望無
成而覺天地之遼曠無所籲訴此心謂之何哉

宿青谿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青谿驛在嘉州犍為縣此詩永泰元年去
成都經嘉州下忠渝時所作故有佳期付

荆楚之句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

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
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荆楚
賦也荒渚杜曲之渚在何許言未有定止也聚儔
侶言猿鳥猶能聚其同類豈人反不能致於安適
之地則公之羈困可見矣畏虎喻畏盜賊如虎也
不得語恐奸人窺伺之亂世匿跡者如此浩蕩流
放貌楚辭浩蕩而傷懷付荆楚公離蜀中移居夔
今又自夔州下峽欲往荆楚故宿青谿驛而作此
詩也○公夜泊驛下奉懷張員外而作言漾舟千
山之內日暮泊于荒渚自嘆吾豈本於飄蕩不知

始終止于何方石根無知生于林下猿鳥無知反聚朋儕予今月明宿此身何僻靜畏賊如虎不敢高聲於是中夜以懷朋友乾坤何故深阻浮游於前後之間竟付佳期于荆楚且求一時消遣而已

暫如臨邑如嵒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

興

臨邑縣今屬山東濟南府嵒山湖七八月間烏鵲翔集於此一統志嵒山作鵲山亭當作鵲字讀李員外即李邕嘗為淄州刺史與公同登此亭故懷之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藹藹生雲霧唯應促駕還

聲跳平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凡鼉吼則風起跳即躍也日映水則魚躍詞伯指李員外言青關地名即李之所居也時公歸咸陽回顧青關故曰却望藹藹雲盛貌促駕還促即速也時天將雨故曰速歸也○時公方歸咸陽東望山東懷李邕而作言所居逼近湖水駐馬高林之間於時湖水鼉吼則風奔浪魚跳則日映山在昔暫游而阻留詞

伯故今回首而深懷青關遐想雲生之際唯應促
駕速還今竟不得聚首惜哉

七言古

懷舊類

題鄭十八著作文

鄭虔以至德二年十二月貶雷州司戶而
今詩云春深逐客一浮萍當是乾元元年
春三月作

台州地濶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
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
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

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
賈生對鵬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
可念此心懷直道也需新國用輕刑
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
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賦也冥冥廣遠貌島嶼青水中有山可依止者曰
島班固叙傳伏于海島山有石在水中曰嶼又海
中洲也潮州有白嶼洲逐客秦李斯在逐客中上
書今虔為君貶逐故亦曰逐客拽扯拽也即扶持
之意不復聽言虔雖善吟今乃遠隔不復得聆其
音也第五橋皇陂岸長安送別之地傷王傅賈誼

為梁王太傅有鵬鳥至其舍誼時作賦以自傷引此以言虔之被貶也陷賊庭漢蘇武為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羝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留十九年而還以比虔之不附賊臣也懷直道指虔言用輕刑周禮大司馬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典禰衡漢禰衡有才幹而氣尚高好矯時傲物卒為江夏太守黃祖所殺以比虔初有告其私譔國史坐謫十年至於賊中被囚也是歲星神仙傳傳說上據箕尾為宿歲星降為東方朔初傳說死有此星及東方朔生遂無此星武帝傳西王母使者至帝

問東方朔既死事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降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此言虔之才而不見用於當時也車馬絕時聞虔已死故恐其門無車馬往來也讀書螢車胤家貧常聚螢於紗囊中照書以讀今聞虔死故恐螢必至于乾死矣○公聞鄭虔死于台州故悲傷懷舊而作言天台遠在海濱雲水相和而島嶼皆青亂後故人咸垂別淚春深逐客嘆如浮萍思其酒醉懶舞之時憑誰扯拽詩罷能歌之際不復得聽緬懷送別之日第五橋東各流恨水皇陂岸北遂結愁亭因傷賈生之吟鵬賦

蘇武之陷虜庭顧令天子有輕刑之用則故人之
心懷直道者必獲其輕典矣然恐故人剛介之性
有如彌衡之不得令終方朔之虛傳木宿無以霑
新國之恩耳則夫窮巷之車馬將悄然而絕案頭
之螢將乾死而無明矣追想故人能不重興悲感
也哉

五言古

尋訪類

晦日尋崔戡李封

晦日謂正月盡日此乾元元年歸京師作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敝裘起行視天宇春風漸和柔
興來不暇懶今辰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
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
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况因令節求
李生園欲荒舊竹頗脩脩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
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
草芽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
上古葛天氏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
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
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賦也朝光晨光也視天宇天覆於上如屋宇然陶淵明詩昭昭天宇濶無所待謂不待車馬也復恣意謂策杖獨行隨所適也林鳳恣意攜藜杖看竹過南溪公與侯謂獨行小徑免遇大道長安之節駕也真罕儔謂與崔李定交相會以心不以迹無可與我儔匹也仁里懽張平子思玄賦匪仁里其馬宅令節求唐以正月晦日為中和節故曰令節元時移在二月一日頗脩脩謂長貌空樽愁孔融曰樽中酒不空有此不謂崔至李宅恐其無酒初筵變其顏色既而盡懽故曰有此不也草芽青蜂

暖遊皆春景也農器陳亦春時也甲兵休太平之日葛天氏女媧氏沒有大庭氏至葛天氏皆無思無為清平之世黃屋天子車上之傘以黃綃為裏者言太平之世輔相有人不貽天子之憂虞也為身謀晉阮籍本有濟世之志及晉魏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歌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竟以酣醉獲免威鳳漢紀南郡獲威鳳為寶注云有威儀之鳳也天下大亂賢者退處若威鳳然言高飛在上而不下欲全身遠害也長鯨海魚也大者長

千里水屬長之謂盜賊縱橫如長鯨之吞并九州也地軸張華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皆亂流喻盜賊縱橫也有妙理王商見于存飲濁酒商嘆曰吾子何苦好飲此物存曰自有妙理非公所知竊謂存不以清濁為意見其情之坦率也慰沉浮自古賢者不得志多適意於酒况濁醪之有妙理乎○公傷亂世懶于出仕樂尋崔李而結交情也言天方黎明而日入我草堂偃卧敝裘夢方驚醒起行視天春光和煦興逐情遊懶于復睡即起梳頭出門不待車馬率爾頗覺自由杖藜隨

意所往獨行幽徑之間庶免公侯之遇乃與崔李定交會之以心人莫可比抑又自幸得仁里之懽故因中和之節至李園而見其竹之長於是引客掃除遂相酬酢而崔侯即席之初已有空樽之畏既而有酒始知天下之士志性有如此乎然斯時也草芽既出蜂聲方喧農事新興甲兵久息宴安如太古之盛朝廷無叛逆之憂豈非歡歌之一會乎夫何今日野多遺賢悉為阮籍之酣飲以圖免罪在君子高威鳳之翔在亂賊肆鯨吞之虐地軸翻轉百川橫流世之亂也甚矣故我欲歌嘯之又

恐淚之難收是以欲與崔李之交聊樂濁酒之妙
理俾理亂付之無聞焉耳

雨過蘇端

端時尚為布衣來春始及第此是至德二
年作

鷄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
諸家憶所歷一飯跡更掃蘇侯得數過懽喜每傾倒
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
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親賓絕談譁喧鬧慰衰老
况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賦也風雨交詩風雨淒淒鷄鳴喈喈雨亦好至德
二年大旱春三月癸亥大雨至甲戌方止凡十又
二日故旱得蘇也起我早夏侯無食不寐使我早
起跡更掃邵平曰交態浮薄吾甘自養或有親知
家得一飯即掃跡不復再扣門矣世態由此見也
或自保阮籍詠懷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今於
糧粒或自保之不擬道謂不能尋大路亦無可柰
何之詞○至德二年公因世情淺薄而作言鷄鳴
於風雨交作之時早久得解于時杖藜閒步入於
深泥無食使我早起經歷親知若得一飽跡可即

掃則世情淺薄重可見矣惟有蘇侯迫出敝俗數
過盡懽每至傾倒更復可憐高人呼兒整具梨棗
濁酒在眼盡醉開懷方時紅稠碧委春色撩人親
朋雖絕笑談而懽開獨慰衰老又蒙周濟殊恩使
我糧粒自保當是時也自恨妻子遠隔軍營情如
棄置至於迷失道路無可奈何而已

夏日李公見訪

李公指李炎有作李白者非此詩天寶十
四年作炎宗室蔡主房之子時為太子家
令有謂讓王之子者亦非讓王去公時已

五世矣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
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
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
巢多衆鳥闐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
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謀
賦也遠林在長安城外之南暑氣薄林之深也塢
山阿壘壁也城南樓公所居也過濁醪陶侃家貧
友人見過其隣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
延論當世大事密於牆頭度以濁酒隻鷄遂成終

日之樂水花水中花也。公因夏日李公見訪而作言林深暑氣頗薄適蒙公子過遊自愧貧居類於村塢地僻近於南樓左右隣舍頗覺淳朴如有所願亦易於求於時欲留小坐動問西家能有酒不已辱慨然見許墻頭密過濁醪開宴臨流賓主得以交懽清風徐至客意驚秋忽聞林內鳥聲如鬬葉繁蟬鳴甚稠雖苦此物聒碎獨愛吾廬清幽當此涼亭水花晚色逾靜庶供君子淹留預恐樽中酒盡故更起為君謀酒以少延爾

五言古

惠貺類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太子張舍人疑東宮官屬此廣德二年公再歸成都時作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
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
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
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絺定尊卑大哉萬古程
今我一賤老裋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
歎惜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

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
昔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
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愧客茹蒸羹
賦也客指舍人言翠織成謂繒綺之屬古詩客從
遠方來遺我一端綺風濤湧至不足名皆織綺之
文吳翰開緘詞采璀璨勢若風動波濤江賦揚髻
掉尾又介鯨乘濤以出入終宴榮謂安榮也魑魅
走言堂中餘無別物鬼怪見此段亦驚走也形神
清謂卧於此褥形神自覺清爽也懼不祥左傳服
之不衷身之災也謂身非公卿何以當此美褥故

反為不祥混柴荆謂混于草薦荆簣之上也定尊
卑謂服飾各有定分此褥豈宜卑官之所享用萬
古程謂尊卑定分萬古程法也古者服用各有程
式故經制定則卑不敢踰尊此公所以不留鯨錦
也王翦云留之懼不祥生其間去之可也珠宮物
楚辭九歌紫貝闕兮朱宮注河伯所居以魚鱗蓋
屋堂朱畫以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
異制甚鮮好也段植有送九華戰袍獻玉帶者植
曰珠宮貴物非武人所服之章當路子謂當時權
要之臣岐陽地名鳳翔府扶風縣唐李鼎尹鳳翔

三百九
罪死于此來瑱襄州節度使肅宗追瑱入京裴茂
稱瑱倔強難制宜早除之寶應二年貶瑱播州縣
尉死於鄆縣此四句戒之也黃金多蘇季子位高
金多田舍翁公自謂也漢高祖起于田舍翁麤布
塵胡誼家貧讀書不憚寒暑所卧床上惟粗席布
衾木枕而已茹藜羹言至貧也王子淵頌羹藜含
糗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公因張舍人遺段故
辭以詩言客從西北而來遺我以翠織之段開封
見其工夫華美欲受難勝客云充君之褥終可安
榮空堂之魑魅驚走高枕而形神頓清于此足領

厚意顧我職非公卿留之恐為不祥受之恐混柴
荆且服飾自有尊卑程式不可或踰況我貧賤之
老布素無為而受此珠宮之物將為禍之所嬰矣
堪嗟要路之子干戈未戢遽飾輕肥獨不思李鼎
之移來瑱之盡為驕貴氣豪之所致哉嘗聞季子
黃金之多坐獲悔吝之禍況我田舍翁之賤何可
以受錦鯨之厚賜乎故惟卷之還客而後心氣和
平聊振我麤席之塵聊茹我藜藿之羹焉爾

寄韋有夏郎中

大曆元年作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
親知天際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卧春鷗洗翅呼
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塗萬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
賦也憂病潘安仁荷省郎常來慰問知有憂病士
之誠省郎公自謂也柴胡藥名煎成飲子可以出
汗郭璞聞景舊病作書令童送柴胡及真茶數兩
想報珠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沈佺期辭姓名
雖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公以飲子對懷君亦齒
錄牙緋之意牙謂牙笏緋謂紅袍峽中無峽中即
四川諸山峽俗信鬼病則禱祠而不服藥故峽中

之藥最少生衣即俗青衣苔以上水之舟再不用
楫故楫生衣而卧也取平塗夔州山峽間路多險
阻惟灤東灤西稍平故公於首卷歸字題中曰林
中纔有地峽外更無天此言早作取平塗欲其來
就此相見也皇華使盖天子遣使臣之詩引以比
韋郎中也為僚公嘗與為同僚官左傳荀林父謂
先蔑曰同官為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腐儒謂
無用之儒公自謙言也漢高祖罵酈食其曰腐儒
幾敗廼公事○公與韋有夏嘗為同僚今聞其病
而作言我為省郎而憂病士有書以寄柴胡非為

飲子可以通汗實懷深恩以想報珠如我之與君
相知天下誠少况峽中藥餌絕無歸楫生衣不可
輕舉春鷗浴水閑伴相呼又聞上水之舟頗難牽
拽即今當早取平塗來會故人君為萬里皇華之
使聞偶抱病實憶僚友腐儒之情望急來會以解
病懷可也

五言古

送別類

送殿中丞楊監赴蜀見相公

相公杜鴻漸也鴻漸以黃門侍郎平章事

帥蜀此是大曆元年秋作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
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送子清秋暮風動長年悲
豪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
解榻再見今用才復擇誰况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
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絕紀綱正所持
汎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
賦也絕還波指成都二江水言古詩長江無迴波
洩舒散貌無定姿陸機賦有輕盈之豔狀無實體
之真形長年悲淮南子木葉落長年悲梁益四川

成都府無子遺子無右臂貌言杜鴻漸為成都副
元帥坐鎮軍旅纖悉具備無有遺漏也解榻漢陳
蕃待徐穉事再見今言楊監為郡主也已高位唐
百官志殿中監一人從三品楊為之則其位高矣
為郡之請殆楊自願耳公之言此亦以著楊是時
清風已盛也漁奪私取之不以其道如漁人之奪
魚也張曙秉權勢漁奪貧民之私帑巨石橫成都
有五塊石在府城南高一丈餘世傳下有海眼昔
人嘗起其石風雨暴作視其下極險之地也草露
滋言有愛民之惠也山門一句公自謂在夔州山

峽間日久也居者亦公自謂也左傳有居者行者
之語○楊監赴蜀見杜相公故送以詩言去水絕
無還波閒雲無有定姿人生世間聚散不一離別
重於相逢偶然豈有定期今馬送子當於清秋之
暮臨風輒起長年之悲是知豪俊之人貴立勲業
適值邦家頻年用兵而杜公鎮於梁益其軍旅庶
事靡有子遺解榻以招賢士必不舍子而他求矣
況子辭高位而為郡又能清介自守止於不拒供
給之費絕無漁奪小民之私雖干戈未息而綱紀
已為之扶持今也泛舟巨石博施恩滋為國為民

亦云幸矣。盍亦念我居山者之思乎。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湘江在湖廣永州府城北十里。道州在府城南一百五十里。裴二即裴虬。大曆五年四月出兵平臧玠之亂而公亦去潭州之衡。當是四月夏作。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群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取愧前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

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

熱雲集暝黑。缺月未生天。白團為我破。華燭蟠長煙。

鵠鵠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甲兵。下請安井田。

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鵠鵠音括曷

賦也。白日照楚辭。青春受謝白。日照散廣川。湘江乃湖廣川江也。餞南伯。謂群公設酒以餞行也。道州居地之南。故曰南伯。按王制。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商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肅肅恭敬貌。秩初筵。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秩秩整齊之貌。鄙人公自謂也。末眷猶云眷末。不敢正當之也。

早年少年也言自少已服裴公之德矣嬰縈繫也金石堅言持守其身如金石之堅也謂宜以功業著盛名使無愧于高賢無嬰于喪亂以傷其懷抱保愛其身圖其名節蓋公以骨肉之親故言之切也計拙公自謂也君子前言為道州謀則氣宏暢故蘇于君子之前也促觴行酒故百慮感激掩抑掩拭貌淚潺湲橫流貌楚辭九歌橫流涕兮潺湲颯衰颯也集鵲黑未生天言夜飲也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白團扇也夜飲長久故扇搖破也華燭燭生花故煙燭

也梁元帝燭賦留賓待華燭燼落燭花明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鵲鵲似伯勞而小江湖水邊多有之催天明之鳥也魏文帝早起戒途至新林聞鵲鵲催天明明星落林表又按鵲鵲鵲也一名鵲鵲關西呼為鵲鹿山東通謂之鵲鄙俗名為錯落又謂之鵲將皆象其鳴聲耳鵲似雉漢虎賁所著冠以其闢死不止故用其尾為武人首俗謂之鵲鷄又音芬漢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當讀芬字旋回轉也謂分手而別也減甲兵願息兵也安井由願養民也病渴老公自謂也遠山巔時公寓居

永州山間也○公與裴端公有親戚之私故餞別
以詩言白日照於舟師朱旗散於川內群公安餞
夫南伯肅肅齊整乎初筵鄙人忝奉末眷且已佩
服少年惟其義均骨肉故將懷抱罄宣惟願聲名
事業無愧於高賢既以喪亂而嬰其懷當以金石
而堅其守故我計雖拙于百僚之下而一時義氣
欲蘇於君子之前今焉別去會苦不久一時哀樂
不必相纏交遊之情倏忽若盡夙昔之愛俱付茫
然催促一杯感激百慮掩抑雙淚不覺潺湲通宵
夜飲暖雲熏黑殘月未升白扇搖破華燭蟠煙但

見鵲鵲催落明星分袂遽別而返伏願此行休兵
息民常念我衰老以頻寄音書云爾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章留後即章彝留後官名按唐節度使有
留後至長慶四年改為知院官嘉州今四
川嘉定州都督亦官名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
南陌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
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颺目存寒谷冰
出塵閤執燭畢景遺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

羈旅惜燕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
賦也中軍指章彛上客指崔都督春秋晉以卻縠
將中軍中軍大將也孔融謂李膺為登龍上客令
肅章彛為將號令嚴肅其待上客禮樂無所不周
是其常規故曰事有恒也前驅引導之儀衛寶地
即惠義寺江帳漢疏廣致政歸公卿大夫故人邑
子設祖道供帳於東都門外今謂之路陝飄金繩
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
言佛居以七寶為地南陌阡陌田間之道南北曰
阡東西曰陌謂寺傍之田茲山即惠義寺之山樹

杪磬磬聲在樹杪言山寺高也雲端亦言高也鮑
昭詩雲端楚山見迴策回鞭也時杜公送客而復
回寺也匪新岸謂新脩之路以備章中軍車馬者
今回則不復行此路矣洞門颺言寺門之疾風也
寒谷冰言寺中深谷尚有冰也閟靜深貌軌車轍
也躅跡也言山寺深遠如出塵外班固傳伏周孔
之軌躅未願言欲長坐此以過一夏也畢景將晚
景也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濤棲失乘
釋氏如來為大乘教羅漢為小乘教言已今將老
願學禪氏也離恨謂別離之慘怨恨之情交相仍

也○公陪章崔二公餞飲寺中故於既別而作言
中軍之待上客令嚴而事有常前驅入於寶寺祖
帳飄乎金繩先在南陌既留歡飲復入茲山亦宜
深登樹梢聞磬雲端謁僧樂何如哉及夫既別而
回鞭也所行不由新路所攀復引舊藤耳激洞門
之飈目存谷口之冰山寺離塵深入車跡向暮之
景避却炎蒸長願留此以度夏因思衰老棲大乘
但恨身為羈旅甚乖友朋相愛之情而餘喘無多
交仍悲離怨恨之苦安得不寄餘情於吟咏哉

別蔡十四著作

永泰元年成都尹郭英乂為崔旰所殺時
蔡著作扶其櫬以歸公與蔡相逢於雲安
著作官名屬秘書監蓋撰國史者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
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渾灑丹極萬乘為酸辛
天地則瘡痍朝廷當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維新
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櫬歸咸秦
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
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
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

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揚舠洪濤間伏子濟物身
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
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若逢南轅使書札到天垠
賦也賈生漢賈誼嘗獻治安策言可為慟哭者一
邁等倫朱雲廷爭超邁等倫映絕古今謁皇帝指
肅宗言灑丹極天子寶位謂之宸極即丹極也為
酸辛聞郭英乂事而悲傷也正臣指蔡著作言周
道大道也使蜀亦指蔡言知已公自謂也主人指
郭英乂言咸秦陝西咸陽縣本為秦地巴道蜀地
有巴縣病江濱公自謂也鳳翔府屬陝西十年前

公嘗與著作相聚於此子意陳願著作意氣得陳
於王前也魚水親蜀先主曰孤之得孔明猶魚之
得水蓋願著作得君之心也耕桑民太平之世男
安於耕女安於桑也三峽瞿塘三峽夔州之地浮
龍水中所有之龍郭景純詩高浪駕蓬萊浮龍倚
長津亦道此中景也揚舠舟之總名曰舠馬藻揚
舠搯櫓語笑於洪濤之中下秦塞扶櫓歸咸陽也
北辰帝居玄甲謂鐵甲也聚不散時崔旰反而栢
茂材等並起兵討之蜀中大亂食恐貧兵聚既久
故糧食少也窮谷時公所居之窮谷粟帛皆無也

南轅使即徵糧之使乘車以至川中者可附書而
至天垠也垠岸也○公與故人蔡著作偶會於蜀
未幾別去故贈以詩言賈生直諫之後寥落更無
其人豈知又有蔡夫子出高義聳然遠邁等倫獻
書謁于皇帝立志已清風塵流淨灑于丹極萬乘
為之酸辛天地雖則瘡痍朝廷自有正士異才間
出大道維新今馬使蜀令我得見知已久別容顏
始得一伸可惜主將薨於城府公能扶櫬歸秦巴
道相逢於此我適抱病江濱憶昔曾交好於鳳翔
俄驚潰違已至十春我今衰老固不足道但願子

以少年意氣咸得敷陳俾社稷有奠安之慶君臣
協魚水之歡若我消渴之病雖深報效之忠實切
尚思未朽之骨復覩太平之民與子會於蜀地共
見積水駕夫三峽浮龍倚夫長津揚舲笑語於濤
間仗子身而濟物下鞍馬於秦塞望王城以通辰
方今玄甲未散惟恐兵少食貧故欲於南轅之使
聊寄音書以達天垠云爾

送高三十五書記

高三十五名適字達夫渤海人書記官名
自魏以來有其名唐元帥府置掌書記一

人節度使亦置焉掌朝覲聘問慰薦祭祀
祈祝之文與號令升降之事適年五十始
留意詩什遂為人所珍重適初不得志去
客河西河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叅軍掌
書記故公送以詩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為
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
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
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懽淺各在天一涯
又如參與商中腸安不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
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賦也崆峒山在陝西臨洮府漢武帝欲討西域耿
遜諫曰今崆峒小麥方熟陛下宜休王師又按崆
峒之名有三一在臨洮一在安定一在汝州主將
即哥舒翰也窮荒為窮兵武貪土地也按西北地
寒時晚小麥熟夫穀麥者民之司命今麥正熟願
休兵使邊民得獲麥請適問翰何用窮荒之地俾
民不得獲麥耶跨鞍馬言為書記於幽并故習武

藝也古詩鞍馬光照地幽并二州皆屬陝西幽并
兒謂二州多游俠之士杜公言此以鷹之為物可
饑不可飽飽則飛去饑而後可用也譬如高適豪
傑之士其肯為哥舒翰用是故卑微其官使之發
激立功鷹不饑則不肯側翅隨人適位不平亦不
肯隨翰此必然之理也幽并逼近羌戎其俗皆習
鞍馬馳射適本儒生今能跨馬有如幽并諸兒以
其文武兼資故也脫身適由封丘尉今轉書記則
刑罰自此而免也唐史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
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下杖訖奏

參軍簿尉不足道也一云免治獄之勞者非也武
威郡即涼州今屬陝西行都司故匈奴休屠王地
觸熱謂冒暑赴武威之任也國士知豫讓曰智伯
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不易知侯羸謂信
陵君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慎其儀戒其敬
謹以事主帥也持旌麾指揮以號令軍士者此參
軍記室之職也慰所思公自言已之思適也老大
時言自古大丈夫功名成遂皆在晚年不必皆少
壯也文選嘉穀不早熟大器當晚成結懽淺自恨
與適相處不久今各在天一方也驚風者回飈也

鴻鵠張良傳鴻鵠高飛一舉千里沙漠邊外沙土
曰漢曹子建詩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何當歸
蘇武詩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從軍詩昔王粲
有從軍詩陸士衡有從軍行公以適有詩名故欲
其遠寄來耳○公與高適夙昔相知故於其別而
贈之言崆峒小麥方熟人願休息王師以勤農桑
請問主將胡為邊塞興師養君當如饑鷹乃能有
益故以豪傑高才習於鞍馬以文就武勝於幽并
諸兒今也脫身簿尉之中始與捶楚相免借問今
為何官冒暑赴武威郡答云為一書記所媿哥舒

以國士相知人實難於相知願君敬慎威儀毋致
忽慢遐想君曾十年纔出幕府得為參軍號令兵
戎此行必然特達足以慰我懷思自古丈夫功名
成遂多在晚年自恨平生笑談日淺而今各天一
涯又如參商心寧不悲正猶驚風吹散鴻鵠不得
日逐交相追隨黃塵沙漠何時得歸君此行也肯
念故人而早寄從軍之詩乎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長孫九不知其名侍御即御史也至德二
年公為拾遺時作

水言集言 卷一
三首六十五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
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
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牧遺屯風俗方再造
族父領元戎名聲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
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濶溟漲稱絕島
罇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
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賦也驄馬時侍御所乘之馬繡衣漢侍御史有繡
衣直指持斧捕盜黃白言其顏色之美也交河唐
邊陲縣名今屬西蕃火州去長安八十餘里以河

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涼州今陝西行都司與
交河相近嚴程謂嚴立行路限期也漢嚴顏謂左
校曰久不得江右消息爾能嚴程勉力早到甚妙
無電掃謂不得不電掃欲掃除迅速也牧遺屯無
知農夫曰屯謂其地被胡人殺戮之餘欲其牧養
之也族父公之叔杜鴻漸時為河西節度使統轄
武威者閣中老極尊之官同官時公為拾遺長孫
為御史皆以諫議為職故曰同官小城曰堡若人
指長孫言思濶言其度量寬大也溟漲言才思如
海潮洋溢也絕島海中謂武威為邊塞之地失

詩流謂長孫乃詩人之流今遠出使則不得與之
論詩矣房栢見嵇康歸山陰曰今日樽前失我詩
流國寶田子方謂魏文侯曰仁人者國之寶也悲
送遠公送長孫正當秋時也楚辭九辨皇天平分
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尚烽火時史思明作亂於
東方也西極謂西方極地指吐蕃也柱亦傾列子
折天柱絕地維引明武威之甚亂也穹高也秋天
曰昊天言當何計以止天下之亂也○公送長孫
侍御遠赴武威之作言驄馬蹄鑿易於行路被以
銀鞍行色富麗繡衣黃白之郎騎向交河之道問

君之行不下萬里別離之情何其草草大君有西
顧之憂行期不可以不亟醜虜有東漁之擾攘夷
不可以緩圖况遺黎賴之以撫牧頽俗藉是以挽
回是行也蓋我叔父元帥河西聲聞旁流重於閭
老是以前奪我同官之良俾鎮西山之堡令我愁慮
頓生食不能餐情不能捨然若人之才名稱絕島
故樽前雖失詩流而塞上則得國寶斯人被命於
遐方當必有太平之策矣豈徒尸位素餐哉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樊二十三其名無考漢中今陝西漢中府

威孤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
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
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潮稅
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
生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
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
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憇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
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閉
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
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恨無匡復姿聊復從此逝

賦也威孤易繫辭弦木為孤剡木為矢孤矢之利
以威天下蓋取諸睽說文孤木弓也以木為弓以
弦張于弓上無寧歲玄宗開元初天下富實自謂
四方無事荒縱酒色武備皆弛是不能以孤矢威
天下也祿山之叛自此亂爭殆無寧歲水通流曰
川水注山溪曰谷血橫流言殺人多也豺狼指胡
賊言沸騰湧之貌噬啗也從北來肅宗即位於靈
武也岐州今陝之鳳翔府梁州今陝之漢中府二
府相隔六百餘里沙漠裔指漢中郡謂跨歷楚漢
諸州並皆整兵從帝東討也四極東至於秦遠西

至於邠國南至濮鈇北至祝栗謂之四極蓋四方
極遠國名也時肅宗以太子稱尊號雖云偏據一
方而四極之廣皆為統制矣緬遠也紛星散言征
稅使者之多也古詩星使日夜馳尚旒綴詩受小
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注綴結也旒旗之垂者言天
子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繆為旒所綴著也此言
肅宗雖微猶為天下之共生南伯泛指漢中主將
言或謂漢中王瑀者非也立談際謂樊判漢中立
談之間即可得主將之懽心也彭城劉孝孫博學
通敏而仕多不遂常嘆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

相立談而降白璧書籍妄耳七曜曆日月金木水
火土五星為七曜行軍要知天時此美侍御能知
天文也手畫馬援於漢光武前聚米為山谷指畫
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路往來曲折昭然可曉美
侍御能知地理也冰雪言其清也雷霆言其勇也
精銳以士卒言輟止也諫官樊也旰晏也言肅宗
勤於政治故食晏也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
食乎布嘉惠謂樊以侍御為從事欲其布恩惠於
軍中也補闕即柱史也暮徵入領命也晨征懃赴
漢中也征行也懃息也謂隨路而息也艱難時吳

起曰正當艱難之際舉兵深入唯慮糧草不繼陷
彼逆計更宜度而行之回風使信詩回風即送師
吹獨樹王褒送葬詩平原看獨樹執袂送行相別
時也蒼煙別時景也山門居人皆公自謂也莽牢
落自言居于草莽之間甚牢落也遊子指侍御言
悲生離楚辭悲莫悲兮生別離局促急迫之貌古
詩蟋蟀相局促老一世公自言也歌遺民左傳吳
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
李世民自以為堯後故國號曰唐更列帝漢承文
帝之餘澤遭王莽之亂光武因民心謳歌思漢遂

建中興之業故有明章安順諸帝今肅宗必亦然
焉逝往也公自言欲隱於山林也漢高祖為亭長
送徒驪山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
逝矣○公送樊侍御赴任漢中之詩言我唐家不
能以孤矢威天下自此內外無復安寧血流川谷
沸噬豺狼天子從北而來長驅以振凋敝頓兵岐
梁威跨沙漠兩京雖曰未收四極猶為統轄漢水
澄清淮湖遠稅徵求天使令方星散以行天下王
綱尚爾如旒之綴侍御從事幸賢必相得於立談
之頃况君天文地理無不通任已使人無不當其

有如此故雖諫官不可以無而王靈仗爾以布所以夕受命而晨戒途者國步艱難欲得長久之計耳我與爾有同官之誼其相別也獨樹被吹於回風執袂明照於白日故煙根慟哭遠閉山門我也牢落而無功子今迢遞以捍患慨會晤之無期嗟一生之局促下馬賴子以復歌民之盛上馬賴君以為列帝之更若我匡復無資聊欲寄餘生於林下云爾

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

亞字次公安西當作河西肅宗即位於靈

武亞上書論時事擢校書郎時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河西屬陝西行都司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第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踈通畧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清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

騁躍常人情慘淡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
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驎龍吟回其頭夾輔待所致
賦也南風生養之風秋聲殺氣也時祿山反河北
二十四郡皆陷安得陰陽調和故南風作秋聲也
薄炎熾言當生養時反有肅殺氣也鷹隼急疾之
鳥月令立秋日鷹隼乃擊今盛夏而搏擊蓋陰太
盛也異人杜亞也草中草澤之中蒼然倉卒間也
動天意言君意為之回動也五十家兵志也詳見
漢藝文志腹篋笥邊韶謂門人曰腹便便五經笥
張敞聽郝琨說書從容語左右曰萬卷書郝腹為

篋笥收貯矣轉丸易也漢高祖從諫如轉丸思文
字不拘於文字間也皆新語言亞之經綸皆出新
奇不泥陳迹也易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漢陸賈造
新語正神器言亞之語足以扶正之也俱下淚九
廟為賊焚也崆峒山在陝西肅州衛臨洮府鞏昌
府皆有此言極西之地也無軸地有三千六百軸
無之則地不安也清海在今廣東廣州府天軒輕
言東方尚安也前頓曰輕後頓曰軒詩小雅載車
既安如輕如軒註車如軒輕然後適調也最瘡痍
季布傳瘡痍未起此言西方兵繁而民皆瘡痍也

連山泛指西方之山大布衣肅宗自言儉於自奉也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元帥杜鴻漸也流沙書禹貢道弱水餘波及于流沙流沙在沙州西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今在陝西行都司肅州衛此託帝命平賊之功也前席漢文帝前席賈生今曰再者尊敬之也適偶也言道路適遠非欲歷試諸艱也黃羊野物可獵取而食之無羶氣蘆酒糜穀醞成可醖醕取其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醉此二物皆西方所有者也常人情謂征邊得勝在常人則踴躍以喜在苦士則慘淡而悲此言亞志在反

正故悲殺戮之慘也敵何有言亞足以安邊於敵何有反正漢高紀群臣曰帝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計始遂言亞之志必至反正方足也駕鼓車漢光武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千里馬者詔以馬駕鼓車不合者言騏驥不宜駕鼓車如亞不宜佐元帥也龍吟比肅宗王言也待所致待亞至行在以夾輔王國也左傳夾輔周室○公因從弟遠判河西故送以詩言南風反作秋聲夏暑反生殺氣陰盛故叛臣生時危斯異人至令弟自草莽而來蒼茫請論天下事詔書接引上殿掉舌以勸上意古

今兵法五十餘家悉以一腹為篋笥應對疾若轉
丸踈通不拘文字經綸立言足正神器可惜宗廟
今尚成灰是以君臣無不垂淚崕峒地雖無軸清
海天尚安寧西極民最瘡痍連山俱暗烽燧帝曰
我以大布衣自奉藉卿佐元帥以清流沙當捍外
歸而居前席所以使子者非欲歷試也欲存武威
而建長策耳是行也有石驛以為憇有金轡以為
粧黃羊蘆酒之類雖豐而踴躍傷悲之情則異以
子安邊敵何難攘復明夷夏其志斯全但用之不
足以展其驥足猶以騏驎駕鼓車也豈不屈哉故

欲龍吟回首致歸以輔王室焉爾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安祿山大亂公與韋宙同陷賊後皆遁歸
行在評事官名今大理寺屬官同谷縣今
陝西鞏昌府成縣防禦使唐武后置以備
賊之衝突處團練使之下判官其屬官也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
偏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
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讐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
鑾輿駐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陬

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况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
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
受詞太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陰霜雪稠。
羌父豪猪靴。羌兒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
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
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鬪。後會何緣由。
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
論兵遠壑淨。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賦也王事天子之事也。偏側窄隘之意良籌妙計
也。軀幹小陳安居。隴城安死人。謠曰。隴城健兒有。

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冠讐指祿山言張目視之
欲擊之也。咽喉同谷志云同谷界秦隴山河之首
古為用武之國。弱水道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
中。四面有弱水。遠之在今陝西行都司書禹貢弱
水既西。枹罕縣名亦在陝西行都司。陝隅也。剽劫
推殺人而剽劫之也。莽悠悠謂用兵之世。土地荒
蕪最長久也。示懷柔謂以柔道懷安百姓也。太白
山名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錄異記金星之
精墜于終南。化為白石狀如美玉。常有紫氣覆之。
地圖記太白山甚高。上常積雪。無草木。半山有雲。

如瀑布則澍雨人常候驗如離畢馬武功縣屬陝西西安府仇池山在陝西鞏昌府山下廣百頃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東西懸絕百仞一夫曳道萬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櫓却敵之狀沙土即極邊沙漠地豪猪靴長楊賦搃熊羆拖豪猪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豪猪即野猪一名帚猪自為牝牡者也蓋羌人之父以野猪皮為靴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羌人之子以其毛皮為裘也向月窟蚩尤率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鳴以禦之長楊賦西壓月窟出死樹即吳平斫桐

事故公詩又曰百年死樹中琴瑟拔老湫胡人呼水池為湫天下山川隈曲處有之無人境至遠幽僻之地也天台賦序踐入無人之境橫戈矛言窮兵也范蠡曰今日橫戈簇矛相持之場皆古來無人之境文儒士指韋評事言正格闢相持而殺之曰格陳林飲馬長城窟行男兒生當格闢死道周道邊也詩有杖之杜生于道周註周曲也縱冥搜天台賦遠寄冥搜李涉云冥搜詩窟謂考索幽隱之理也得秀句陸士龍題詩對南山日晚得秀句札翰小簡曰札書辭曰翰顏評事常傳消息也○

公送韋評事遠充同谷判官之作言昔沒于胡賊
之時與子同歸於行在之所適逢王事多艱偏側
於兵馬之間籌畫於主憂之日子形雖小子氣實
充挺身以當國難怒目以視寇讐是以朝廷高其
志節奉詔令出叅謀鳳翔駐車同谷堅守西以扼
弱水南以鎮枹罕此邦承平既久剽掠為吏所羞
而今胡賊縱橫未知蕩攘之日控帶西方但見荒
草悠悠幕府今有評事使君其道足以懷柔況令
姪之才又為俊茂二美既具更欲何求是以韋君
受命於太白走馬於仇池汛掃西山沙土迸裂積

陰之地霜雪凝稠但見穿靴羌父衣裘羌兒膽破
心寒無不震動吹角以驚西極揚旗以駭蒼山鳥
驚咸出死樹龍怒即拔老湫自古無人之境合為
矛戟之場傷哉文儒之士望林丘以馳驅正當赤
孫之沉知後會之何自人生百年大命固有定數
惜今別去安知身世浮沉是以戀我故友握手遠
送道周此去論兵必居遠登幽淨亦可縱意冥搜
題詩料得秀句札翰須屢投慎勿遽爾遺忘焉

Table with 2 columns and 10 rows of faint Chinese text.

十

